

雙城記 何冀平

在寧波，主人安排住在市中心「寧波飯店」，看門面不大起眼，主人家告訴我這家是老飯店。

我對這種老飯店很熟悉，中國各地都有，尤其大城市。像廣州的花園酒店、上海的和平飯店、杭州的王莊、西安的「西寧飯店」。最熟悉的是北京，位於王府井大街的華僑飯店，是北京最早的涉外老飯店。這種老飯店地點都非常好，在市中心最熱鬧的區域，買老字號東西、吃老館子、看戲、去機場火車站都方便。缺點是設備有些陳舊，因為多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建築。

但也有個別不同，像廣州三十多年前開業的花園酒店。走進大堂富麗堂皇得耀眼，正面是大理石貼金壁畫《紅樓夢》，抬頭看，大堂正中央天花鑲有「金龍戲珠」的藻井，金龍的周圍由木刻方格星形圖案鑲圍繞，這是仿照中國古代皇宮殿頂設計，代表着座下的皇帝，也就是進來入住的客人，是真命天子，有金龍護頂。

荔灣亭，是花園酒店的招牌餐館，裝飾依據廣州昔日的荔枝灣夜市，荔枝樹疏，籬蔓纏繞，榕樹瓜棚，那隻隻做工精細的船形專座名「花艇」，讓人過目難忘。這裡的粵式點心及菜餚應有盡有，樣樣精美地道。花園酒家之所以歷久不衰名居榜首，原來是世界著名建築設計師貝聿銘先生的大作，從建築到食宿，不愧為白金五星級。

建於六七十年代的老飯店後來都重新裝修過，但房間較小，間隔不

老飯店

大合理，電梯有些慢。有弊必有利，看你喜歡什麼，我就不怕舊，圖的是老飯店必有一兩間好味的餐館。

老餐館第一好在代代相傳，比如那個一見到你你就笑容滿面、像見到老熟人似的領班，舊時飯館叫「堂頭」，就是「跑堂兒」的頭兒，現在稱經理，西裝領帶，專門招待熟客。他會記得你的喜好和一切，你願意坐在靠窗的位子，你菜裡不喜歡放薑，你口味淡但又要有味，他會告訴你什麼是當日最時令的新鮮菜，什麼時候吃烹蝦段？什麼時候吃炒蝦球？什麼時候該吃什麼魚？你要一盤「清炒芥蘭」，會發現都是菜的嫩尖。別看這些小事情，會令你十分欣喜滿意。

其二，菜式是老的，在寧波飯店，剛上冷菜我就興奮起來，當中有好幾樣是最寧波的，像「糟蝦」、「糟毛豆」、「糟糟」、「烤菜頭」、「清蒸邊魚」、「哈蟹」，還有最後那一碗「泡飯」，絕不是味精調出來的，是真正老湯吊出來的，美味非常。所以我喜歡老飯店。



■糟毛豆 網上圖片

此山中 鄧達智

Herb Ritts 黑白經典光影

1952年8月13日出生，2002年12月去世，Herb Ritts 出生距今剛好65年，美國有他的攝影作品回顧展以示尊敬及紀念。

50歲消逝，今天人類壽命之長，50歲？仍算年輕，回望過去優秀作品，未免叫人太惋惜。若非透過Ritts經典攝影視覺與手法，未必在很早之前便發現後來成為傳奇模特兒的Cindy、Naomi或Christy的超凡獨特之美。

在他們之前，極年輕的Ritts為剛上位的李察基爾電影《American Gigolo》一夜成名之際，將粗曠背心牛仔褲轉移，拍出充滿書卷氣息的著名黑白照片，筆者已被他鏡頭下的作品吸引。永恒歌壇天后麥當娜被拍攝不知凡幾，也在Ritts黑白鏡頭下，拍出狂野野下的知性與純美。

Ritts攝影特質在於一份沉澱的古典氣質，其挑選的模特兒也具備這份特質，筆者藏書之中，《The Golden Hour》、《Duo》等等，還有深愛兩書一套、一本全男、一本全女《W Herb Ritts M》全Herb Ritts作品集。1989年，三十多歲已開始推出作品集，除了當年為時裝及攝影黃金時代，也顯示他的手法與風格與眾不同。《WM》顯示1987年拍攝Christy一系列藏於水下面的照片，如東方哲學「鏡花水月」般出塵，

如蓮花「出污泥而不染」。Christy當年出道未幾，雖然頭角嶄露絕非等閒之輩，也講Ritts眼光獨到，相中日後時裝界傳奇、被尊稱為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、世上至美女性一員。在Super-Model「超級名模」一詞面世之前的幾年，除Christy Turlington之外，美艷親王Cindy Crawford、黑珍珠Naomi Campbell、德意志冰雪美人Tatjana及小野貓Stephie等等已成他手上愛將；曾經為她們五人拍過的經典合體全裸照，至今仍被尊奉為一代經典，比Peter Lindbergh為《Vogue》英國版拍攝1990年1月封面那張以Linda、Tatjana、Cindy、Naomi及Christy為主角，被譽為時裝歷史至經典的照片，開「超級名模」先河；比這張照片更早，某程度上更優美；不同，以Stephanie換了Linda的經典作品已經面世。

當其他攝影師拍出勾畫時代之美，Herb Ritts卻留下超越時代的永恒之光！

■Christy為Valentino 1995秋季系列代言人，攝影Herb Ritts。作者提供



隨想 興國

牆與牆

假如給你一個「齋」字，請你在左邊加個部首變成四面都是壁的牆，你會先想到什麼部首？你馬上就想到月字？但你沒有想過，比如萬里長城是用石頭砌起來的，可以加個石字旁？再比如古代的房子之類的建築，都是用泥土造的，你會加個土字旁成為墻字嗎？我一直以為我們的先民在創造甲骨文時，自然想到的是土字旁的墻，但原來並不是我想當然的那麼單純，因為甲骨文的原字，不是墻，而是牆。

為牆和墻字了，古書中兩個寫法都有人使用，不是我們乍看就認為是正寫與簡寫，所以，墻和牆事實上都是同一個字，只不過如今在內地書籍看到的，多數都是墻字，而我們在香港書本或報章上看到，多數都是牆而已。

牆的原意，從甲骨文上看，最先為的應該是儲存糧食之用，並非是「春色滿園關不住，一枝紅杏出牆來」的單牆一面牆壁而已。

牆或墻，除了表示是我們日常說的牆壁之外，還有別的意義在內。比如古人出殯時，運送靈柩的車內，那塊用來覆蓋棺木的裝飾性帷幕，從前也叫做牆。《論語·季氏》說：「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顛與，而在牆之內。」以及成語「禍起蕭牆」的蕭牆，指的是屏風。宋代柳永詞說：「牆頭馬上，漫遲留、難寫深誠。」這牆頭馬上，指的是男女互相愛慕。可惜如今愛一個人，既不能站在牆頭，也不能騎在馬上向對方訴說，傾訴的場合已經變成紅酒晚宴加禮物了。

古今談 范舉

驅蚊用樟腦樹木塊不可行

近年，香港的建築地盤多了，雨水天又增多，蚊蟲特別活躍。有一些對蚊蟲特別敏感的居民，經常有覺好瞓。

最近，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小販在販賣樟腦樹木塊，說是能夠防止蚊蟲侵擾。本人也是一個怕蚊者，立即買回家希望收到驅趕蚊蟲的效果，但發覺沒有用，過了三四天，樟腦樹木塊已經有點乾燥了，樟腦油沒有了，味道也沒有了。於是要用砂紙大力磨擦，把木頭的表皮擦去，於是又有少許樟腦油的味道。這樣就太費功夫了。

我的太太並不害怕蚊子，如果有兩隻蚊飛入屋內，蚊子從來都不會叮她，兩隻蚊都會追着我來叮，直到兩隻蚊子都被我拍死了，我才安心睡覺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，看來和血型無關。關鍵在我的皮膚發出一陣乳酸的味道，吸引了蚊子。一般來說，油脂分泌比較旺盛的人，特別吸引蚊子的，有糖尿病的人，更加吸引。有些女士，抹化妝品之後，發現特別會惹來蚊子，因為這些化學成分是特別吸引蚊子的。

怎樣才可以減少人體皮膚上的味道呢？應該減少吃油膩的食物、特別甜的水果。身體裡面的血液的糖分減低了，吸引蚊子的味道也降低。你如果跑到公園或者郊外地區去，會發覺有一些人的頭殼頂，會有一團蚊子在旋轉飛行，遠遠也看到一團黑雲，但旁邊的人卻沒有。因為吸引蚊子的頭髮裡面有頭油，發出了特別的味道。

怎樣可以減少屋子裡面的蚊蟲呢？第一個要訣，就是要懂得放走蚊蟲。原來在傍晚的時候，蚊子都會向着比較光亮的地方向外面飛，這個時候，應該把屋裡面的燈光全部關掉，打開窗戶，躲在角落裡面的蚊子就會向外飛走，半小時後，關閉上了窗戶，屋內像沒有蚊蟲叮咬。蚊子喜歡潮濕，所以一定要保持室內比較乾燥，如果能將相對濕度控制在50%左右，開冷氣和抽濕機，是一個好辦法。

有一些盆栽植物可以驅蚊，夜來香、茉莉花、薄荷、蚊怕草都會有驅除蚊子的作用。清涼油或風油精塗抹在皮膚上，也有很好的作用。室內安裝橘紅色燈泡或用透光的橘紅色玻璃紙套在燈泡上，蚊蟲懼怕橘紅色光線就會飛走了。蚊專門會叮咬孩，一經叮上了，就會紅腫非常嚴重，起碼一個星期才會消退。可以用搗爛蘆薈、茶葉等植物成汁後外塗，這樣可以防止發炎，並且止痛。

如果使用冷水濕敷，或者用含有薄荷的牙膏或者西瓜汁有一定的止癢效果。小孩子的嬰兒床，可以懸掛蚊帳，淘寶網上有小孩蚊帳供應，二、三十元就可以買到。



■茉莉花是可以驅蚊的。網上圖片

百家廊

若荷

盛夏時節，人們都愛去濕地看水，看花，看草，也趁機去湖邊乘涼。湖，是雲蒙湖，坐落在沂蒙山區一個叫蒙陰的小城，為山東第二大水庫，是當地人飲水、灌溉等等的重要水源地，我的家鄉。雲蒙湖湖水清澈，湖面寬廣，碧波蕩漾。湖的四圍，傾斜的壩上，是嶄新的環湖路，在陽光下逶迤、蜿蜒，路面青光可鑒。沿途兩側，蜂蝶翩翩，草木葳蕤，飛鳥翔集，花香幽淡。徜徉湖邊，啾啾之聲不絕入耳，悠長，婉轉，是水鳥的家園。

站在壩上，俯視湖中，一艘艘精緻的遊船劃開水面，穿梭在悠悠白雲、茫茫藍天下的游浪倒影之中。雲蒙湖，湖水純淨，水產豐富，魚蝦肥美。去年冬天，捕魚節上，曾有人捕到數十公斤的大魚。沿着波光粼粼的瀝青路往北走，這裡有一個展館，各個國家的自行車圖片和史料在這裡展出，實物更是林林總總，什麼品牌都有。五十年代、八十年代的，觸景生情，每一件都會牽動記憶，令人懷舊。2016年10月，全市環湖自行車公開賽，2017年6月，全國「青海湖」杯自行車聯賽，就在這裡舉行。

青海，祖國的重要省份之一，雄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東北部，有很多東西讓我們驕傲。巍峨的崑崙山，美麗的金銀灘草原，藏傳佛教聖地塔爾寺，以及青海湖。這是一個有着神話般傳說的地方，花海，雪山，雪溶之水的清澈沁涼，令人嚮往。據說是長江、黃河的源頭。只是，我從來沒有去過。這場覆蓋全國的賽事，讓我重又想起了它。它的堅毅、美麗，它的神話一般的故事，從青海一直延伸到我的身邊、腳下，延伸到雲蒙湖畔的環湖路上。讓我第一次，親眼看到了這盛大的活動，親眼目睹了來自五湖四海的運動健兒，在這裡比拚真實版的「速度與激情」。

曾經徒步過川藏，攀登過崑崙山，朝覲過塔爾寺，領略過大美青海湖的人來了，他們懷着堆繡、唐卡、酥油花的精彩絕倫，騎着不同顏色的山地車跋山涉水。這些曾經千里單騎，走過萬水千山的人慕名而來，自此，雲蒙湖，在「沂蒙山小調」的書頁上，再次譜寫出一行行動人的音符。他們放下沉重的背囊，操着天南地北不同民族和地方的口音，借助外形奇特五顏六色的山地車，箭矢一般匯入令人激情昂揚的環湖堤上，讓參賽

的人，讓觀看的人，讓助陣的人，熱血沸騰。那一天，我和朋友在封路之前匆匆趕去，特意去觀賞這場前所未有的環湖大賽。在雲蒙湖畔的一個小山坡上，一股清涼的風從額際拂過，我彷彿嗅到一股盛開在青海高原上的格桑花香，感受到崑崙山脈雪水溶化的氣息，不由神清氣爽。

沿着湖區西去，有一座長長的攔河大壩，壩下碩大塊石裸露，水草清淺，是垂釣、捕魚的好去處。夏日，小城許多人，就喜歡攜家帶口、成雙結對來這裡，找個坑塘滿水的地方，進入水中，任河水沒及膝蓋，以身拭水，收穫魚蝦。但這樣的時刻不能太久。每天清晨，大約七點多鐘，或者不定期地，大壩都要在此時此刻放掉蓄存過多的河水，名曰洩洪。當大壩蓄水水位過高的時候，守候在大壩管理處的工作人員，就會提開放出一部分，以保持水平衡，不會氾濫成災。

開門由幾根粗的繩索懸吊着，控制開門的電閘就在室內，電鈕一按，懸索便開始緩緩升起，緊閉的鐵閘豁然開朗，河水頓時從開門的縫隙下轟然而出，奔湧的水流，捲起巨大的浪花，枯木旋起，泥沙俱下，發出咆哮，場面十分壯觀。原本在此慵懶閒遊的野鴨，彷彿早就知道開門要開，就在開門打開的瞬間，突然一改原本的閒散，匆匆躲避，刺那間不寬不窄的淺水之處，蹣跚覓食的水鳥也遽然驚起，扇動着翅膀向遠處飛去。開門之上，是一座長長的飛橋，面對流逝的河水，南北橫跨。站在大橋上面，有如站在一塊巨大甲板之上，俯瞰，人和甲板在河水裡挪移、游弋，令人暈眩。

再往西去，湖水愈來愈淺，形成一片水域，一片自然濕地。顯然，這裡的水與雲蒙湖同源。然而，從這裡開始，便不再只是浩淼的湖，不再只是水，而是一片水平如鏡，水草肥美之地。這裡，生出了荷花、蘆葦，還有香蒲。這裡的荷花連片，蒲葦擁簇，每次風來，都會婆婆草動。涼爽，順着曲折的觀景廊吹來，帶來一陣陣幽香。至此我才知道，在那香氣濃郁的地方，不僅僅有春蘭秋菊，它還有無盡的芳草，在山野，也在濕地，在湖邊，也在山崗。

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，人們達成共識的是，森林是地球的肺，濕地是地球的腎。自然森林可以生成供人體呼吸的氧氣，而濕地，則是地球之肺的保護神。濕地和森林一

湖，或者濕地

樣，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功能之所。在蒼翠的蒲葦旁，幾朵蓮花，幾枝蒿蓬，便能將整片水域染綠，照亮。荷是紅荷，嬌媚、端莊。那樣的紅，就像嫁娘臉頰上的嬌羞，天上的白雲，地上的水光，世間萬物，都統統抵不過那一抹紅暈。那是天地縫綴的紅衣、綠裳，穿戴在鄰家女孩的身上。

蒲草，曾是當地百姓生活離不開的植物，葉片飽滿，柔韌細長，古時就有以此傳情的事例。「君當如磐石，妾當如蒲草；蒲草韌如絲，磐石無轉移。」那麼深情，那麼憂傷。四月，香蒲初生，碧綠的葉片從水底鑽出，淤泥之上，碧葉亭亭，享受着人間溫暖的陽光。它們綠得深，綠得濃，顯矜矜，彷彿揮揮手，就有滴滴汁液自指間滾落而出，使這片濕地流淌詩意，充滿養分，從此處處蘆葦，處處紅荷，處處碧波。每每看到蒲草，就讓人想起幼年穿過的蒲鞋，想起曾經坐過的蒲團。

曾經，人們把它的葉片採摘起來，以水瀝葉，反覆瀝之，進而晾乾，以備做蒲編之用。蒲編的工藝很多，有蒲包，蒲團。蒲包就莫說了，蒲團，它扁平，呈圓形。生活中，僧人也許曾經坐禪及跪拜時用，但在我們這個地方，只是用來供人坐在上面休息的用具。與僧人坐禪的蒲團不同，民間編織的蒲團稍厚，編好後在中間填些絮狀雜物，攤在地上，使其高過地面七八公分的樣子。

沂蒙山人喜歡紡花，舊時的架子紡車不高，人坐在板凳上面難免屈膝彎背，累及腰桿，於是蒲團派上了用場。沂蒙山人的媳婦，很願意坐在上面盤腿紡花。有了它，架在地上的紡車就不用墊高了。安放低矮的紡車無比敦實，手柄搖起來高低左右，恰到好處。蒲葉編織的蒲團平展順滑，人坐在上面身體卻與之緊緊相依。這樣一來，揮臂抻拉，虛擺在手的紗線便可以在胸前自由收放了。

樸素的蒲草，編織成精美的鞋帽、地氈、背包，以樸素的五色絨線，繡出完美的圖案，用傳統的手工藝，完成生命昇華的過程，讓本不屬於植物的使命，已彌足珍貴。讓人不僅讚美，還要收藏，看它艱苦，聽它傾訴，句句聲聲，萬千哀腸。望着它，即使沉默，即使不語，也能讓人讀懂，隱藏在生命深處的那份深意，那段時光。

演藝 蝶影 小蝶

十號風球

執筆撰寫此文時，香港正懸掛「天鴿」十號颱風訊號。其實，用「懸掛」二字已經不合時宜了，因為以前天文台為了方便在海上遠處的艇家知道風暴強弱的轉變，便在岸邊懸掛起代表不同烈風程度的風球訊號讓艇家們早作準備。那時候還有五號和七號風球，現時都被不同風向的八號風球取代了。

不知我有沒有記錯，上次的十號風球好像是很平和的。不過，我對颱風的記憶都是很模糊，在腦海中泛起的總是園中大樹被疾風吹倒東歪西倒的情景。最深刻印象的，要算是數年前的十號風球襲港，書房的三邊玻璃窗不斷滲水。長長的書桌上的所有東西，包括電腦、記事簿、文件、書籍等全都濕透。我不但要把所有東西拿到地上，更要不斷將桌面抹乾和將紙張用風筒吹乾。

可惜，只要勁風一吹，滑窗上的水又立時瀉滿桌子，我又要重新再抹。勁風吹得非常頻密，好像跟我對着幹似的。我將毛巾或布的水扭在水桶中，再將桌面抹一次後，滑窗的水又來了。家中所有乾布也濕得不可以再抹了，只

得犧牲一些不是全新的浴巾。到了清晨三、四時，好不容易以為風停了，怎知原來是風向轉了。書房三邊是窗，被風吹襲的命中率甚高，結果，我又得往另一邊滑窗繼續抹抹抹，抹了一整晚。

天亮了，風停了，我虛脫地倒在床上。我終於明白到西西弗斯痛苦——這名希臘神話被罰之人每天要推石頭上山，但石頭卻每天都滾下山，他逼得每天都要重複推石。若我他朝變得孔武有力，一定是從這晚開始練成強健雙臂。

談起十號風球，香港市民總會立即聯想起一九六二年的「溫黛」。看着窗外橫風斜雨，我記起梁舜燕（Lily姐）告訴我一個她在「溫黛」襲港時發生的一件事情。當時她在麗的映聲當新聞報告員（即今天的女主播），儘管天氣惡劣，她仍然要上班。可是，連熟稔的白牌汽車司機也不肯冒險接載她。她不知如何是好，既擔心又害怕，急得在家哭了起來。她的丈夫阮先生建議她步行返公司。他們在十號風球之下，由中環的山山萬萬所一直沿着花園道走到Dockyard（金鐘船塢，即現時金鐘的太古廣

場），但那處嚴重水浸，連停泊在路旁的計程車也在水上漂來漂去。這時，一位將兒子騎在膊上的男士迎面而來，好心地囑咐阮氏夫婦回頭，因為他剛走過的一段路十分危險。阮先生知道Lily姐必須上班，便攜妻子冒險走到香港大會堂旁邊的「電船仔」wala wala碼頭，由船家將他們從大會堂接載到位於灣仔六國飯店的碼頭。麗的映聲就在六國飯店的旁邊，所以他們剛巧避開了水浸的金鐘陸路。

Lily姐回到公司時，尚差幾分鐘便要出鏡。當時她全身濕透，甚至連內衣褲也盡濕，但她也來不及更換衣服或化妝便立即出鏡。那次Lily姐和丈夫名副其實拚命趕返公司，贏來麗的映聲一張嘉許狀。不過，Lily姐跟我說，她現時才懂得害怕——若果當時丈夫遇上危險，就是被自己連累了。

Lily姐的專業精神令我敬佩——對了，我執筆時，因為想到香港《文匯報》的編輯必須冒著風雨趕返報館，所以本想寫一篇我心繫在颱風中仍要緊守崗位的市民，沒料到將話題扯得遠了。我衷心希望人人都能平安度過是次風暴。